

身家千万的女友住院，他一个举动让人害怕

倾诉/小雯 文/小清

闺蜜是个小富婆，她有个交往了两三年的小男友。前段时间，她突然病倒了，确诊是患上乳腺癌。住院以后，我经常去看她。有一天，医生悄悄告诉我，闺蜜的男友正在询问一件事。

我一听，顿时觉得很可怕。

说起来，我闺蜜的命运还蛮坎坷的。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因为遭遇家暴，后来离婚了。婚姻的不幸并没有让她沉沦。她本身是学舞蹈的，离婚后自己创业开起了舞蹈工作室。这几年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也越来越高，她吃到了时代红利，舞蹈工作室开得风生水起，短短几年就发展出了20多家连锁门店，她也迅速积累起了上千万元身家。

30多岁的她单身、有钱又有颜，追她的人很多，其中不乏有钱人，可她都不喜欢。按她的说法是：“面包我有，只要爱情就好。”后来，她果然找了一个比她小很多的小帅哥。

这个小男友不仅年轻，而且还特别能讨她欢心，既浪漫又有情趣。按现在的说法是，特别能提供情绪价值。但我们作为朋友都觉得她这个男友不太靠谱，并不看好他们。

然而，热恋中的女人怎么听得进别人的意见。小男友说想开个咖啡馆，她眼都不眨投资几百万，马上圆了小男友的咖啡店老板梦。小男友对她更殷勤了，每天早中晚问安，出门也车接车送。

也许是辛苦打拼让她忽略了身体，不久前她突然病倒了，还很不幸地确诊为乳腺癌。她的小男友知道后，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照顾她，日夜陪床不在话下。我闺蜜很感动，悄悄跟我们说，她没看走眼，这就是真爱。

然而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小男友居然私底下悄悄询问医生，自己女友还能活多长时间，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问，就连医生都觉得有些奇怪了。正好，这个医生跟我挺熟的，就把这事告诉了我。

我觉得这太可怕了，考虑再三后，把这事告诉了闺蜜，希望她多留个心眼，别被人骗了。

闺蜜听到这个话时，我看她的脸色也变了变，但她还是很坚持地说，小男友对她这么好，可能是关心她，还跟我说别想多了。

前两天我再来看她时，她居然一脸甜蜜地告诉我，“谜底解开了”。男友说，只是担忧她的病情，希望他们在一起的日子，她每一天都可以开心地度过。闺蜜还说：“天天来医院看我的人只有他。”

我们几个好友这几天都在讨论这个事，有朋友说，也许她自己早就清楚，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。我们何必去打碎她的爱情滤镜呢？

爱情无真相

小雯：

你好！

非常高兴能和你探讨关于爱情的真相问题。

我们都知道，理解任何一句话都需要结合特定的语言环境去理解。语言环境不同，相同的语言可能有完全相反的理解。我不知道小男友和医生对话的具体细节，也不知道你闺蜜的乳腺癌是早期、中期，还是晚期。如果是乳腺癌早期，小男友问她还能活多长时间，就确实有问题，因为早期乳腺癌百分之九十是可以治愈的。如果是晚期，因晚期癌症很少有完全治愈的，他问医生可以活多久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，仅凭小男友问医生的一句话，我们无法得出关于小男友内心真相的任何结论。

况且小男友问医生的那句话多长时间的话，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，还可能会发生误读，产生歧义。《穿井得一人》的故事可以帮我们理解这一点。打井者说“穿井得一人”，真正的意思是：我家挖井之后，不再需要每天派一个人到外面打水，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空闲的人力。可是人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变成了：他家挖井，挖到一个人啦！

小男友问女友可以活多久，不必过度分析。不过，他几次问女友可以活多久，倒是个值得我们去揣摩的细节。如果小男友是从理智出发问医生这句话，他只要问一次就够了。而他反复问这句话，就显然不仅仅是出于理智，还是出于情感和情绪了。小男友对此作出的解释是，出于爱女友的情感，出于太在乎、太担心的情绪。

可是，医生不这么看，你也不这么看。你和医生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：这个小男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想法啊？如果是这样，那真是太可怕了！

你有这样的疑问，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小男友不靠谱，你也不看好闺蜜和他的感情。而医生有这样的疑问，可能是这个医生看到了某些恋人在对方罹患癌症之后的无情无义，心中有了人性恶的偏见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真相？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涂磊说：“爱情没有真相，感情没有真相，就看你自己心里的真相是什么。”很多人在《爱情保卫战》中听到这句话后，都觉得太烧脑，不好理解。

如果我们面对的是罪大恶极的人，比如像某某杀妻案中的恶毒男人，警察会告诉我们真相。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如天使一般的圣洁之人，文学家会告诉我们真相。而普通人的爱情大多不属于这两端，而是处于中间。中间的真相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。所谓“克念作圣，罔念作狂”，善和恶全在自己一念之间。而自己的“念”（也就是涂磊所说的“内心的真相”）又会影响到对方的“念”，影响到对方“内心的真相”。以至于到后来，我们无法分清，这是谁的“念”，又是谁的“内心真相”了。

“爱情无真相”，是因为爱情在两个人的心里，不在他人的评判里。更何况你的闺蜜正面临着人生最大的挑战。所谓“爱情的真相”与“爱情的温暖”，哪个更值得拥有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



情感专家：肖军
心理、婚恋咨询师，著有《婚恋中的情商训练法则》等



扫一扫，
看更多精彩故事

爱情小说

淋湿青春的眺望

文/仇士鹏

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道足以淋湿岁月的眺望呢？

我和子涵在读小学时就相识了。她住在隔壁的巷道里，和我的小区只隔一道墙。墙边有棵槐树，我每次找她时，只需要从树干爬到墙头，翻进去。秋冬季节，树叶落后，从我家厨房可以看见她家的后窗；春夏季节，枝叶繁茂，挡住了目光，但到了晚上，仍能看见她家亮起的灯。

也因此，我习惯了在厨房刷牙洗脸，时不时地抬头眺望，“她还没有睡觉！”可惜，我只能看到一方暖黄色的灯光，看不见灯下的人。她在做什么呢？无人知道，就像无人知道我们之间深深的夜色里藏起了多少悦耳的虫鸣一样。

有些秘密不适合独守，它需要一个人去分享，但只能有一个人，否则它就不是秘密了。我们在槐树下谈论着一切，班级里的、家里的或是电视机上的故事。

我只记得，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。巷子旁有一座废弃的老屋，屋内屋外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草。青苔横生的瓦片上，藏着雨的小情绪，由风种上些草籽，用一层层绿意将它们掩盖住。这里是被人遗忘的角落，成了昆虫的乐园。蜜蜂和蝴蝶喜欢捉迷藏，一个藏在花蕊中，一个把自己打扮成花瓣，风一吹，就呼啦啦地飞了出来。我们坐在墙上，闻着槐花的清香，听着蝉的卖力演唱，任由影子在草叶间和蚂蚱一起寻找童话。两个人脸上的笑意被熏得暖暖的，阳光稍稍一倾斜，彼此的弧度便完美地连在了一起。

后来，我们约定好，我作业做完后，推开窗子，朝她那儿大喊一声“严子涵”。她若是也想出来玩，就把窗户打开，否则就拉上窗帘。那时我们并没有手机，这一声声的呼喊便成了童年深切的怀恋，穿越了槐树繁茂的树冠，抵达了年少时微微的欢喜。

很长时间，我都不知道她家窗帘的颜色。

不过，升入中学后，我们在不同的学校读书，也就很少聚在一起玩了。在一些晚上，我到厨房刷牙，看见远方的小楼亮着明黄色的灯光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情在心里缱绻。正如微风划过夜色的眉头，一些褶皱也出现在我的目光中。偶尔，她会趴在窗台上，一动不动。是在眺望着槐树吗，还是想听一听虫鸣？我想喊她的名字，可那声呼喊却始终拽不出喉咙。

当然，我们的关系还很好，在路上遇见，依旧会相伴而行，只是都默契地由以前的肆无忌惮变得含蓄，影子之间留出足够的间距。高考时，听说她有一门发挥失常，到我母校的复读班里复读。大一寒假，我回到母校，路过她所在的教学楼时，不禁抬头眺望——她此时又坐在哪儿，还是在窗户旁吗？突然有些遗憾，若是晚上来，教室里的灯光照在窗户上，应该会让我目光也分到一些暖黄色。

大二后，我很少回家了，一些回忆也渐渐褪色。直到毕业那年暑假，我无意间抬头往窗外望去，湿漉漉的黑色笼罩了一切。那扇窗呢，那盏明亮的灯去了哪里？那一夜，虫鸣不断，扰得我辗转难眠。

第二天，父亲告诉我，对面的人家全都搬走了，巷子已经荒废了。我爬上墙头，果然，老屋还在，对面的房子也还在，但都已经空了。

我坐在温柔的槐花香里，久久不动。我知道，在这个人潮汹涌的城市，在这个广袤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可能再也不会遇见彼此了。那曾经的眺望，都将像是屋檐上的大雨，淋湿我的一段青春，然后蒸发，杳无踪迹。

但我还是希望着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，我心有所感地仰望，会看见一扇窗里似曾相识的身影，与我对视后，再把目光错过。于是我微微笑着，对这人世间的无常聚散，交出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
如今，风又一年地吹起了槐花香。